

知和行书局
荐阅书单海航大厦店
华夏银行店
海航万绿园店
南方出版社店
国秀城店

《疑问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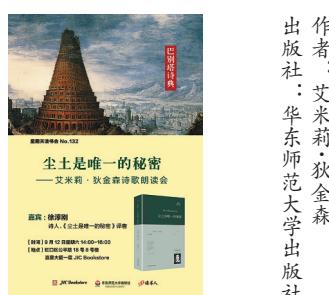
《疑问集》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20世纪“最伟大的诗人”聂鲁达的一部微型杰作。非常简单、易读,由74首诗,316个没有给出回答的问题组成。聂鲁达将孩子对世界的好奇和成人睿智的经历融为一体,向自然、历史、梦境、人生、人性进行最简洁的质问,带我们进入他用直觉和纯粹的想象构筑的国度,同时也陷入哲理性的思索。此次为中文版首次出版。



《尘土是唯一的秘密》

艾米莉·狄金森,美国女诗人。出生于马萨诸塞州阿默斯特小镇的一个律师家庭,二十五岁开始,她开始弃绝社交,闭门不出,在家务劳动之余埋头写诗,直到五十六岁因肾脏疾患离世,整整写了三十年诗。她生前创作了一千八百首诗和一千多封信,仅有八首诗经编辑大幅度改动后公开发表,在她离世后三十年内,她的亲友整理出版了她的诗作,才被评论家和读者认识到其文学价值。她不但被公认为美国诗歌新纪元的里程碑,也成为二十世纪现代诗歌的开创性诗人之一。

本书的译诗是一次全新的尝试和探索,希望能从语言的精确性、韵律的谐美性、情感的生动性以及思想的准确性等四个维度出发,较为完整地展现狄金森诗歌“刻骨铭心”的价值所在。



《里尔克:一个诗人》

传记以里尔克的艺术为镜,追溯诗人的一生及其在作品中的折射与变形。作者力图挖掘他从一个野心勃勃的二流诗人演变为时代最伟大的诗人之一的过程,探究这位饱受折磨者的生涯,挖掘他众多作品的丰盛脉络。传记援引大量里尔克的信函、友人的回忆录及其他传记材料的内容,在原始材料方面超过目前出版的所有里尔克传记。更可贵的是,里尔克的后代亲自为作者提供了里尔克档案馆中收藏的文件,进一步增强了本书的权威性。

拉尔夫·弗里德曼,1920生,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除《里尔克:一个诗人》外,他还撰写了《赫尔曼·黑塞传》,此两部传记在西方广受好评。



小说和现实生活的关系十分复杂,多数作者都会在小说里镶嵌进自己的行走或饮食感受。所以,阅读小说,基本上也阅读了作者个体的日常生活。

在《最佳欧洲小说II》这套书系里,因为作者年龄普遍年轻的缘故,阅读他们的小说作品,几乎是在看欧洲现代生活的纪录片,那些贴近欧洲当下生活的细节通过作者的小说情节铺展开来。有时候,我常常想,如果将这篇小说的人物剪掉,将故事的转折及高潮剪掉,那么,只剩下理发店、超市、机场和银行等生活现场,而这些生活现场既与中又有相近的地方,又有文化上的细节差异。这真有趣,通过《欧洲最佳小说II》,我们进入欧洲的日常生活,这样的旅行,有着别致的风情。

城市给了我们物质,同时也给了我们疾病和隐喻。

欧洲最佳小说的作者里,关注城市现代疾病的人果然有不少,看看这标题:《傻子奥古斯特的哀伤》《逻辑癖互诫协会》《失语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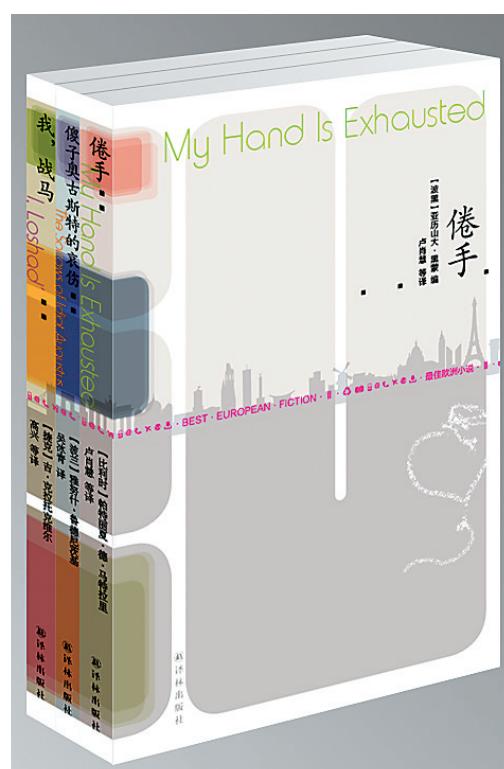
“逻辑癖”是一个夸张的指代,在这篇小说里,主人公是一个逻辑癖患者,他的做法是这样的:“我上床睡觉前将我的衣裤一一摆放到我的座椅上去的严格次序,每天早晨我把牙膏挤到牙刷上去的精确量,同样地我是如此精确地把厕纸折成特定形状来擦屁股……”不必引录了,这厮已经疯了。擦屁股的纸需要一个特殊的形状吗,这种恶趣味式的人在中国并不少见。我曾经在豆瓣小组上发现过一个叫“爱闻腋肢窝小组”。这些因为过于闲适而将强迫症和热爱生活搅在一起的现代病人,并不独独在欧洲产生。但是,欧洲的小说家们捕捉到了这一点,将他们复制粘贴到小说里,那么具有普世的指向和比喻。

《逻辑癖互诫协会》的作者阿明·库玛吉是爱沙尼亚人,生于一九六九年的他,是一个精力旺盛的企业家,也热爱写小说和拍电影。他让我想起中国的冯唐,经济上高度独立的他甚至还赞助过爱沙尼亚不少电影项目。他的日常生活在小说里定然得到淋漓的展示,不知他本人是不是真的有逻辑癖,但是他的这篇有关逻辑癖的黑色幽默小说,差不多将爱沙尼亚的一个小角落的生活给我们拆开了包装。

小说里的欧洲日常

《最佳欧洲小说II》阅读小札

文本刊特约撰稿 赵瑜



《最佳欧洲小说II》书影

给我们用小说的模样提供了法国生活纪录片的小说家叫作玛丽·达里厄塞克,这个同样出生于一九六九年的法国女作家有着出色的的语言能力。二十七岁时,她的《母猪女郎》一书已经轰动全世界。她的短篇小说《乘龙快婿于尔根》有着与众不同的艺术价值。

这篇小说几乎是一台舞台剧,作者用近乎艺术家的气质叙述了一个女摄影家和寡妇母亲的生活切片。如果将这部小说的字体标成不同字体和字号,那么,我相信,一部成熟而有趣的舞台剧剧本便诞生了。

玛丽·达里厄塞克的叙述能力非常强,她这样将小说的主人公推到镜头前:“我是摄影师,从拍时装照片开始我的职业生涯,后来则更多地转向肖像摄影。我喜欢拍怀孕的妇女、水果、动物和山洞。不消说,这很让人愉快;同时,我想抓住隐藏在事物下面的东西。我也不清楚那是什么,或许是它们的某无常的东西。”

这种叙述将作者笔下的人物与作者本人有些重合,通常情况下,小说家总喜欢塑造距离自己很近的人物和生活。相信作家玛丽·达里厄塞克身边有不少摄影家朋友。

小说讲述寡居的母亲养的一只猫丢失了,哭着给自己的女儿打电话。女婿于尔根总是能第一时间体会母亲的心思,和女儿放弃了休假,回到母亲身边安慰母亲。

样,她写她的孤独:“虽然我一个人独住,我却能够感到别人的存在:邻居的每一句争吵,都会从单薄如纸的板壁传进我耳朵;到了夜幕降临时,我可以从他们闷闷的或刺耳的叫唤里听出谁先乐极。”

这篇唯美的同性小说不仅仅写个案的孤独,还写了克罗地亚人的自然生活,主人公和查拉特卡缠绵一个晚上之后。她往城市的中心走,发现因为个人生活中的一个点变化了,生活现场也变化了。小说家是这样写克罗地亚城市的细节的:“我没有回自己的公寓,而是穿过铁路,去了市中心。早晨八点钟,城市显得格外陌生,陌生得几乎会迷路。我都不记得上次是什么时候起得这么早。一切是那么有趣:十几岁的孩子背着画满涂鸦的背包,圆鼓鼓的冬衣,奔跑着赶电车,下眼皮布满黑圈的男女大步跨向自动扶梯,无精打采的眼睛盯着胖报贩子手里挥动叫卖的报纸不放。再远一些,退休的人们提着帆布包从拥挤的电车里下来。到处飘着咖啡的香气。”

欧洲无疑是世界城市文明最为发达的地方。在这些小说的细节里,哪怕是在人性的幽暗里,依然可以看到城市文明中对个体的尊重,以及对个性生活的赞许。

在《欧洲最佳小说II》这套书里,不论是热衷于讨论生命哲学的五零后或六零后作家,还是用现代视角书写城市生活片断的七零后和八零后作家,他们区别于中国小说家的最为显著的一点是:他们喜欢在日常生活里展开对人性的反思。他们从不会将小说写成传奇,他们用近乎摄像机记录下最为平和的对话,然而,当我们沿着这对话向城市生活的纵深处行走时,我们会发现,他们在日常生活里发现了美与丑,自由与约束,反抗与绝望。

相比较中国当下,天天有传奇和奇谈发生的温度偏高的社会生态和城市剧场,我们的小说家过于缺少深入日常生活的能力了。当然,这和我们这个社会习惯说谎和虚构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我喜欢欧洲小说笔下的日常生活,以及日常生活里浸湿了的最为深刻的思索。回